个体化变局下当代青年集体主义教育路径优化探析

■ 刘 伟 闫曼卿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发展是个体与集体共进的过程,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推动社会成员"自由个性"与"集体属性"互动彰显与联合发展的重要价值原则。长期以来,以竞争为基点激发社会活力的发展原则,使个体利益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催生了"消极个体化"特征。部分青年对集体的疏离感日渐增强、对个人至上的利益观极致追捧、对集体事务的主动性明显消退、对集体主义的认知趋向模糊,个体化变局正潜移默化地改变和重塑着部分青年对集体主义的价值共识。要应对"消极个体化"现象,重塑青年价值追求背后的集体向度,需从知、情、意、信、行五大方向的成长机理着力创新集体主义教育路径,多方面激活和发展个体化的正向意义,助力青年个体与集体的互动建构,构筑个体化变局下的社会团结,聚合力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关键词】集体主义 个体化 当代青年 价值观教育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1.011

重建社会成员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正确认知,抵制"消极个体化"现象,推动社会成员"自由个性"与"集体属性"的互动彰显与联合发展,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当下构筑社会团结的重要内容。个体化是指随着当代社会生产生活和劳动、就业方式的进一步开放与快速流变,个人越来越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参与到社会行动之中,其个性得到表达、独立性不断发展和主体性日益彰显的过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多样化特点,个体化也迎来了新的时代变局。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以竞争为基点激发社会活力的市场经济原则,使个体利益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以个体本位、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为特点的"消极个体化"问题也愈发显现。对个体价值和利益的过分强调与偏重,淡化了社会成员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正确认识与维护,社会团结与多元利益协调成为新的时代课题。特别是在个体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在集体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深受市场经济进程中个人主义思潮的裹挟影响,在双重价值的交困中"不可避免会在理想和现实、主义和问题、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民族和世界等方面遇到思

收稿日期:2022-11-02

作者简介:刘 伟,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意识 形态建设;

闫曼卿,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生产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研究"(课题编号:2022EKS004)、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课题编号:DFY-LL-2020073)、上海市阳光计划"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思路研究"(课题编号:20YG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想困惑,更加需要深入细致的教育和引导"[1]。近年来,部分青年在抵御生存淘汰风险的奋斗实践中生成的"内卷化"趋势、在寻求安稳体制庇护的择业导向下出现的"考公热"现象等,都体现着当代青年在高度个体化的流沙式社会中的复杂矛盾心态。那么如何引导青年深化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认知,重塑青年价值追求背后的集体向度,从思想和行为上助力青年由原子式的个体回归集体,并以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集体助力个体价值实现?在此背景下,重思集体主义的时代价值与回归理路,引导青年重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度联结,对于构筑个体化变局下的社会团结、聚合中国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体化变局下优化集体主义教育的理论依据

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发展是个体与集体协调共进的过程,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推动社会成员"自由个性"与"集体属性"互动彰显与联合发展的重要价值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提倡和实践发展的集体主义,是对马克思"真实的集体"思想的原则遵循,它并不以忽视个体为代价推崇集体,而是致力于在协调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个体化变局下,新时代集体主义的原则内涵不断释放出新的活力与势能。

(一)个体性与集体性共同构成人的发展的完整状态

个体与集体的张力关系问题是伴随人类生存的永恒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个体与集体始终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个体性与集体性是人的社会性展现的两个基本维度,是社会生活中的人本身所固有的基本属性。但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根本特征的前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力及精神生活受限的社会制度下成了"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其存在状态中的"个体性"被严重遮蔽。因此,在人类文明进步探寻的历程中,摆脱僵化的人身依附关系、凸显人的主体性成为重要努力方向。正是在此历史意义上,"个体化"成为人获得启蒙和解放的重大进步标志,"把社会成员铸造为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3]。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个体性"与"集体性"并非绝对的分裂与对立状态,张扬"个体性"并不是要告别"集体性",主张"集体性"并不意味着"个体性"的消逝,个体与集体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独立或束缚关系。社会成员"个体性"与"集体性"同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进步属性,呈现为互相建构的张力状态,即个体既需要从社会的传统支撑关系中脱嵌出来以满足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又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整个社会系统的支撑。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积极的"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决然对立,不意味着斩断与集体的联结,更不是追求脱离集体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恰恰相反,社会的高度现代化和个体化是同一进程。

在马克思的思想视阈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是一种互为支撑的要素与结构关系。如果说社会化是个体认识集体、融入集体、参与改造集体并在集体中安身立命的过程,那么个体化实质上揭示的是个体在集体关系中独立性、主体性意识凸显和行为实践展开的过程。个体通过社会化进入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并经由一定集体明确自身身份定位、获取社会资源、获得价值实现。因此,个体化本身是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进程要素。基于此,在制度设计、利益协调、秩序规范等基础问题上,如何正确协调好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建构关注的重大议题。

(二)集体主义是协同个体性与集体性的重要价值原则

我国在推进人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坚持的集体主义,是协同社会成员个体性与集体性的重要价值原则,是我们处理个体与集体关系,协调不同社会成员利益的重要遵循,在凝聚社会成员思想共识、整合社会多元利益需求上具有重要政治功能。长期以来,由于对集体主义原则的种种片面误读以及实践过程中的一些僵化、教条化运作,加之西方自由民主、极端个人主

义等思潮的刻意抹黑与渗透,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一度遭遇冷落与围攻,但这并不能否认集体主义本身的科学理论价值与实践理性光辉。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协调、规导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重要价值准则,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共生一致性、冲突面前集体利益的优先性以及对个人利益的充分关照,其多层内涵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实的集体"的思想是集体主义的最初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露了私有制条件下"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4]这种集体的形成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5],因而是背离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是束缚人而非解放人的"虚幻的集体"。对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了"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6]。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内在蕴含了马克思"真实的集体"的思想要义和价值原则,是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指引,在协同个体化与社会化、协调个体性和集体性张力上体现出重要的实践价值。首先,无论是民族国家意义上普遍的集体,还是特定实践条件下局部的利益共同体,"集体"必须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代表内部成员的真实共同利益。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二者在特定情境下发生冲突时,集体主义提倡在个人自愿的前提下保障集体利益优先。最后,集体主义要求充分关照正当的个人利益。"始终不渝地从各方面照顾每个集体成员的利益,关心他们的事业成就和个人的全面发展。"[7]最大限度地使集体利益涵括个人利益,尽可能地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阶段性利益、具体利益统一起来协调实现。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8]。可以说,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出发所展开的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局,客观揭示了个人与集体共生共在的辩证统一关系。而随着个人嵌入社会的程度加深,个体与集体的相互依赖、共生相长趋势也必然愈发显现。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终极价值取向的一种现实原则坚守,集体主义的内涵要求也必将随着人类现代性进程的发展而愈发立体饱满。新时代坚持和培育集体主义价值观,要以动态发展的眼光不断丰富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集体主义时代内涵,更加注重对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念遵循,更加坚定对集体主义的实践贯彻与精神弘扬。

二、个体化变局下部分青年集体主义观念式微的困境表征

随着开放型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演进,个体化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诸多面向。在个体化的浪潮之中,当代青年人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境况,以及由此带来的挣扎撕扯的矛盾心态: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躺平还是内卷?在现代化模式、传统社会结构、价值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历史交互下,我国社会呈现出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的"消极个体化"行为表征:对个性自我的精致塑造演化为对集体事务的消极漠然,对自我欲望的极致追寻衍生出道德共识的分化倒退,对自我利益的优先置位滋长出个人主义与极端利己主义的不良风气。个体化变局正潜移默化地改变和重塑着部分青年的情感归属、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主观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部分青年对集体主义的价值共识。

(一)传统归属关系弱化导致青年对集体的疏离感增强

当今社会的全领域加速发展和分众化竞争塑造了当代青年人迥异于父辈的生命体验,青

年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个体化浪潮之中,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脱嵌于传统制度规范和亲缘关系的束缚,使其能够以自我为单位,自主选择、建构个性化的人际交往网络。2021年,我国有9200万"空巢青年"[10]过着远离家乡的独居生活,相对单一重复的日常生活模式和孤立封闭的空间环境使部分青年很难对自我以外的公共生活产生兴趣,也表现出对社交距离的强调和对集体交往的逃避。在个体化的变局之下,部分青年对以家庭、家族、单位为普遍链接的传统集体关系的依赖性归属感减弱,形成了对集体事务的情感疏离与责任淡漠。

历史地看,在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持续稳定性与高效粘合性,使得个体和集体在时空交域的轨迹重合中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个体既需要从集体中获得情感支撑,在集体事务中确证自我价值,又需要以集体为依托获取工具性资源,得以在更加宏大的社会风险体系中生存立足。这种集体依赖作为关系纽带凝聚着零散的社会个体,也使得个体"之所以为我"的独特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个体从属于传统集体的制度网络之中,被集体所界定、确认与表达。在这一阶段,个体的发展依然离不开传统归属关系的强力支撑,集体主义具有深厚而稳固的社会整合力。

随着现代化发展全方位推动着社会的流动分化与观念重塑,中国的个体化趋势愈发明显地投射到个人的生命体验之中,特别体现在青年群体的行为选择、生活方式与价值心理之上。首先,社会空间流动的常规性与便捷性,为青年创造了更加丰富的生存样态与选择机遇。市场对自由劳动力的大规模需要,牵引着个体的身体流动。为了追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青年群体往往主动或被动地割舍掉对地缘、家庭关系的传统依赖,越来越普遍地走上了背井离乡之路。空间距离的扩大、生活场域的迥异必然带来情感联结和心理距离的疏远,当代青年对家庭、亲缘、故土的归属情感在个体化浪潮中被不断离散,对集体生活的向往与依赖明显减弱。同时,社会政策的流变不断把青年抛入新的风险系统之中,羽翼尚未完全丰满但已然脱离了传统关系护佑的流动青年必须独自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他们对外界关系的信任系统逐渐崩塌,形成了"靠人不如靠己"的个体生存哲学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实践准则。

在个体化变局下,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亲缘、业缘、地缘、趣缘复杂交织的动态情境, 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与青年之间的情感黏性随着时空距离的间隔不断减弱。以个体为本位的发 展图式推动着部分青年与集体日渐疏离,缺乏情感纽带凝聚的离散个体在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下, 越来越表现出责任意识的淡化趋向,随之而来的是部分青年对集体主义的漠然与疏离日渐增长。

(二)市场经济利益观助长青年对"个人至上"的价值追捧

在个体化浪潮中,以自我为活动单位的部分青年不得不通过适应市场机制、追逐市场热点来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利益,将利益实现作为自我安全感建构的重要来源,以应对风险性生存的不确定挑战,这使得一些青年逐渐形成了以个人利益为先的行为准则。然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关注、对个人至上的价值追捧,在无形中消弭着这些青年的集体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由此导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频繁出场。

市场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席卷,使得个体愈发深刻地被嵌入以利益为纽带的生存系统之中。一些青年在谋求个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视野相对局限、经验相对缺乏,在欲望驱使、环境诱惑、竞争激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理智消退、定力不足的情况,从而形成了对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追逐与依赖。现代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竞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社会交往的价值系统,推动着人与人之间从情感性关系向契约性关系的转向。在利益被奉为主导性尺度、个人利益被置于第一序位的氛围造势下,个体极易陷入"我所占有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11]的价值误区。当代青年成长于现代化已然取得诸多成果的快速发展时期,"又是逐渐脱离了具体生产过程与生产环节的个体,是被专业分工捆绑在自己狭小认知领域的

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只能感受到集体的约束性存在,很难去理解社会生产与组织关系对个体的支撑性作用。"[12]因此,集体生活经历的相对匮乏,加之市场经济利益观的强势侵袭,催化出一些青年对集体价值的习惯性轻视甚至无视,对"个人至上"的追捧逐渐在一部分青年群体中占据高位,集体主义的感召力日渐式微。

囿于价值视野的局限、生存压力的束缚和趋利欲望的捆绑,青年群体在遭遇个体化时代的风险性竞争后,要想稳固地建构起对集体主义的真实理解与普遍认同越来越成为一种挑战。市场经济利益观的非理性效应以生活化渗透的方式,无声解构着集体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价值吸引力,一些青年在"为自己而活"的话语标榜之下追求一己私欲的满足,而忽视了社会价值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很容易落入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公共精神的消退与道德境界的滑坡。

(三)虚拟社交依赖消解青年对集体事务的积极在场

数字互联网的高速迭代发展,创造了一个现实与虚拟交互的平行交往世界,虚拟社交的匿名性、开放性、多样性等特征,极大满足了青年群体对隐私安全、人际交往、自由选择的多重需要。然而,对虚拟情境的社交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青年对传统集体及其人际关系的疏远、排斥甚至逃离。在社会个体化浪潮与虚拟社交氛围的整体塑造下,部分青年越来越脱离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感知而逐渐走向"社恐",对集体事务的实际参与也呈现出下降趋势。青年对现实世界中集体事务的积极性消退是集体主义观念式微的重要实践表征。

虚拟网络世界的发展为青年自主选择社交圈层、社交模式、社交频度等创造了抽离于现实之外的自在环境。虚拟社交以其符号化、数字化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与满足了青年群体的个体化社交需求。一方面,虚拟社交赋予了青年自我形象建构的主导权。青年不需要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特意迎合、维持符合特定集体秩序的个体形象,而是可以通过在微博、朋友圈等公共社交平台自主发布感兴趣的内容来打造个人数字名片,以经过自我过滤的"网我"形象来吸引与自己志趣相投的网络伙伴,逐渐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新集体。另一方面,虚拟社交赋予了青年脱离"面对面"交往的自在时空。以图像、影音等数字符号为表达方式的虚拟网络社会营造出一种沉浸式的交往体验,使青年无需亲临现场就可以通过具象的技术载体满足与他人对话连接的交往需要。虚拟社交既避免了青年普遍担忧的"面对面"社交尴尬、社交恐惧等状况,又通过虚拟陪伴给予了青年与他人共在的情感满足,因而愈发成为青年青睐并依赖的个体化社交模式。

虚拟社交的工具化本性使部分青年越来越走向与真实社会关系脱离的隔绝状态。"频繁使用虚拟现实产品的用户会将现实世界和他们的身体视为不真实的,并且他们的真实感完全转移到虚拟环境中,最终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实际身体和所处的社会环境。"[13]虚拟社交的不在场惯式在无形中消解了部分青年对集体事务的在场主动性,日益退避到个体世界中的青年在自由与孤独的挣扎状态中极易走向人情淡漠、道德悬浮,对集体的责任感、对社会的使命感、对他人的共情力等都面临着瓦解。在个体化变局下,虚拟社交通过重塑主体生活方式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部分青年对集体主义的情感向往与行为认同。

(四)多元思潮喧嚣模糊青年对集体主义的正确理解

伴随社会开放化的深度演进,越来越多形色各异的社会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喧嚣涌动,它们以精致华丽的包装同社会主流价值观争夺话语权,以隐蔽委婉的方式输出异质价值内核,使得社会舆论场上思潮激荡、纷争复杂。青年作为走在社会前沿的先锋群体,普遍具有较强的社会感知力与较高的思想接受度。个体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青年自我意识独立性的彰显与自由个性的张扬释放,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发了青年求新纳异的主体欲望。但青年普遍尚未形成稳固的个人价值体系,极易受到多样化思想的裹挟与驱使,使社会思潮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和构筑着青年的精神世界。

以极端个人主义为代表的异质思潮借助社会发展的个体化趋势,利用青年追求标新立异、容易叛逆冲动的群体特点,以迎合青年的方式无声解构着青年群体对集体的准确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些青年对集体主义的误解甚至抵触。这类思潮大多聚焦并跟踪社会流行文化、热点事件、网络舆论走向等,在与青年利益密切相关的争议问题上刻意引导、巧妙渗透,在精心设计的"平等讨论""观点碰撞"中诱导和激化青年反主流、反传统的极端情绪,在极力鼓吹自我价值的话语言说中形塑部分青年对集体秩序、社会规则、共同体责任的厌恶心理和反抗意识,进而达成利用青年分化社会共识、破坏社会稳定的恶意企图。尽管多元社会思潮的内容与呈现方式各有不同,但通常都是从关心青年成长生活困境的微观叙事切入,以贴近青年需求偏好的表达风格降低青年心理防线,在与青年的情绪情感共鸣中打开思想倾泻的阀门,极易对价值观体系尚未成熟的青年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在个体化浪潮和多元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下,部分青年群体中逐渐流行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标榜,对集体主义的认同与理解也在喧嚣的思潮声浪中愈发模糊。一些青年把集体主义视为传统管治的代名词,把集体利益看作是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把特定情境下个体对集体的服从理解为个体价值的丧失,把"以和为贵""守望相助"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视为"弱者的抱团取暖"……如此种种的错误思想倾向,都体现出在社会个体化趋势下,一些青年对集体主义的精神内涵把握不清、理解偏颇,进而缺失对集体主义实践感知的严峻问题。

三、个体化变局下优化当代青年集体主义教育的路径探析

个体化既是社会开放性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青年社会化进程中的必然呈现。现代社会开放性发展本是个体与集体共进的过程,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现代化也是"自由个性"与"集体属性"的互动彰显与联合发展的过程。正确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排斥个体化,而在于消除"消极个体化"问题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多激活和发展个体化的正向意义,推动个体与集体的互动联结,增进社会成员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正确认识与维护,以社会团结推动现代化进程。因此,在青年个体化变局中开拓个体回归集体的新局面,需要顺势而为,因势而新。遵循"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的递进逻辑,在个体化变局下通过创新话语叙事、培育家国基因、普及仪式活动教育和优化数字化集体实践,从知、情、意、信、行五大方向着力,深化青年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认同、情感归属、使命热情与实践感知,助力青年个体与集体的互动建构。

(一)优化集体主义的话语叙事以强化青年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认同

话语是思想内核的外在呈现,是"理论掌握群众"的关键中介。集体主义话语叙事的内容深度、表达新度直接影响青年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功能效度。优化集体主义的话语叙事既是顺应集体主义价值内涵因时代与实践课题拓新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对当代青年有针对性地开展集体主义教育的需要,对于揭示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虚妄性、推动青年在比较省思中做出正确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强化青年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第一,立足青年的当代特性优化集体主义话语的内容阐释。部分青年对集体主义所表现出的思想漠然状态和行为疏离现象,归根到底源于对集体主义价值内核的误解与偏离。如何通过时代化的内容阐释展现出集体主义的学理精度、情感厚度与价值深度,是个体化变局下提升集体主义话语效能的关键所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面向青年的话语阐释要突出集体主义因时代发展演进而生发的创新内涵。要把集体主义置于历史的脉络之中阐释其价值内涵的变与不变,避免用绝对性的、教条式的、指令性的话语叙事固化青年对集体主义的刻板认知。要

突出集体主义的精神理念与当代实践的价值契合性、目标一致性,通过正确的话语叙事呈现出 集体主义在实践指向上与新时代青年的成长进步是同频共振的。

第二,聚焦青年的现实境遇优化集体主义话语的叙事形式。传统话语叙事中存在的过度放大集体利益而导致个体利益被遮蔽的现象,是造成青年对集体主义理解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面向青年的话语叙事,务必扎根当代社会的生活基础并彰显对个体利益的充分关切。一方面,要精准对标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与核心诉求,潜心观察、善于分析青年对个人利益热切追逐背后的生存发展困境,以平缓温和、循循善诱的话语表达风格在解决青年思想困惑、帮助青年跨越难关的具体实例中点滴渗透集体主义的价值基因,助力青年以理性开阔的视野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自觉观照新时代集体主义话语的情境变迁。从现实场景向虚拟场景的核心叙事场转向,要求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话语叙事更新表达形式,借助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数字资源打造"微话语"的全新叙事模式,以更加动态具体的话语表达形式,连接和适应青年普遍活跃的互联网情境场域,以契合青年群体的生活轨迹,增强话语适应性。

第三,协调好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之间的话语张力。长期以来,许多集体主义话语叙事由于远离青年的具体生活实际,使得青年与集体主义之间始终横亘着一道隔阂屏障,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青年集体主义教育的效能危机。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之间本身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却因对象的转化、场域的变迁和具体事件的发展而时常出现相互背离的现象。因此,一方面,既不能模糊和退让宏大叙事的话语主导权,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主流媒体传播集体主义话语的主题深度、覆盖广度、传播力度;又不能过度强调和放大宏大叙事的特殊性与至上性,避免以脱离群众基础为代价构筑话语权威。另一方面,既不能忽视个体叙事的精细化表达在感染青年、凝聚青年方面的话语力量,又不能以微观视角的碎片化解读消解宏大叙事的严肃性与整体性。总而言之,在话语阐释上要保持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之间的适度张力,将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与个体生活实践的经验细节有机融合起来,力争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感性、宏观系统与微观具体的能量互补与动态平衡。

(二)创新文化战略培养家国情怀以涵育青年对集体主义的情感归属

家国情怀是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价值基点,通过创新文化发展战略涵育当代青年对国家和集体的情感归属,是助力青年走出"消极个体化"的重要路向。家国天下的情怀是自古以来连接中国人的情感纽带,体现着人们对家庭、故土、国家的眷恋归属之情,熔铸着中华民族忠诚捍卫家国一体的精神血脉,彰显着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整体价值认同,内蕴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主义文化基因。在个体化变局下传承和培养青年群体的家国情怀,有利于涵育青年对现代家国集体的情感归属,助力青年确立与集体同向同行的价值取向。

首先,积极打造具有整体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家国文化品牌,以品牌效应吸聚青年。"品牌是一种极易引发受众共鸣的价值认知表达。"[14]文化是吸引青年、浸润青年的关键进路。要聚焦青年精神诉求与审美偏向打造家国主题的品牌文化作品。以近年来在青年间相对火爆的脱口秀、舞台剧、剧本杀、密室逃脱、音乐节、体育文化节等新型文化形式为依托,将家国文化元素融入主题设计、故事主线、舞美设计之中去,突出价值导向与情感升华,让青年在日常的文娱活动中也能感受到浓厚的集体归属感。要打造青年专属的家国文化潮流品牌。以具象化的文化符号表达家国文化的价值内涵,推出一系列契合青年潮流追求、满足青年生活需要的文创产品,特别是以图片、影像、符号、游戏等为载体的数字化文化产品,如云端博物馆、云游中国、云音乐会、虚拟剧情创作等,让传统的家国文化基因展现出跳动的青春韵律,借助青年对品牌文化的认可和喜爱传递集体主义的价值元素。

其次,优化家国文化传播的数字网络环境,以氛围营造沁润青年。数字平台建设要将传统

文化基因与现代媒介技术有机嵌合。推出以家国文化为导向的专题活动板块,提高家国文化元素在青年互联网活动中的参与度,打造家国文化气息浓厚的网络文化空间。例如,举办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网络文化节,推出具有家国情怀故事背景的虚拟偶像形象等。网络舆论场要创设清朗的家国文化传播氛围。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隐性文化渗透,对于解构和否定历史的网络爆梗、艺术作品、"流量大V"要严格且及时地辨别、抨击和清理,避免网络污浊风气腐蚀青年。

最后,构建青年家国文化培育的综合支持体系,打造"家庭—学校—社会"的整体培养链条。要以家风教育为基础,引导青年在学习为人处世中形成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正确价值认知,形成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和归属,以温情的家庭教育培育青年对集体的信任感;要将家国文化基因融汇于校园文化建设全域,注重在国家重大纪念日、传统文化节日等特殊节点进行家国情怀教育,通过举办以集体为单位的校园文化活动,在分工与合作中提升青年的团体意识与协作能力,涵育青年对他人与集体的亲切感;要形成全社会弘扬家国精神、敬畏国家英雄的蔚然风气,善于挖掘基层人民的奉献互助事迹,利用公交电子屏、地铁语音播报等基础设施宣传扩大平民英雄、百姓榜样的社会影响力,讲好"小人物"的"大故事",在精神感动与价值弘扬中增强青年对集体主义的情绪获得感和情感向往。

(三)优化集体教育的仪式化活动以激发青年对集体主义的使命热情

仪式是社会思想观念、精神传统、价值理念的具象承载体。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仪式往往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模式、活动程序来引导、塑造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系统。"仪式象征包含两个极端面:一为'理念极',一为'感觉极';前者是透过秩序与价值导引或控制人,在群体(或社会给予)的分类中安身立命,而后者则是唤起人最底层的、自然的欲望和感受。"[15]仪式活动以其身体在场的前提性、互动情境的全域性和视界融合的感染性而成为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关键有效载体。仪式化开展集体主义教育活动,有利于青年在身临其境的集体互动与氛围体验中激活对集体主义的情感触动,进而唤起青年对集体主义主观自为的使命热情。

第一,将集体主义的价值元素巧妙融入仪式活动的情境创设,以仪式共情引发价值共鸣。 仪式共情要把抽象的主题建构落实到具体的情境感知中。一是要深化仪式活动的主题深度。在 文化仪式、纪念仪式、节日仪式的主题设计上要凸显集体主义的情怀基因,从传统礼仪和历史文 化资源中挖掘集体主义的要素资源,引导青年在回归传统仪式体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集体主义 熏陶。二是要营造感染性强的互动氛围与活动情境。利用盛大仪式相对庄重、严肃、神圣的氛围 特点,通过仪式的特定程序、特殊情境渲染集体主义的价值情境,唤起青年对集体主义的崇高信 仰,增强个人与集体的交互体验与紧密联结,为青年融入集体创造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第二,构建生活化的仪式活动教育体系,促进青年自觉养成"仪式生活化"与"生活仪式化"的行为习惯。首先,要优化顶层设计。完善仪式化开展集体主义教育的长期发展体系,对接青年成长发展的数据追踪智库,形成家庭仪式、学校仪式、社会交往仪式的全员联动与协同配合机制。其次,要将集体主义教育融入生活化的仪式活动。利用仪式的惯习机制培养青年的集体意识,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激发青年对集体的使命责任感。同时在定期重复的生活仪式和常态化活动模式中加深情感印记,巩固价值认同,形塑集体记忆。最后,要具体打造当代青年的集体印记。将仪式活动中脱离青年实际的空洞说教和走过场环节转化为青年喜闻乐见的音乐共赏、集体游戏、春游踏青等活动形式,在价值传递中把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青年可感知的具象文化符号,使得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以更加隐喻的生活化形象被青年广泛接受,在潜移默化的精神触动中助力青年对集体主义的认同。

(四)数字化拓新集体事务互动以深化青年对集体主义的实践感知

互联网通过联结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和发展新的虚拟社会关系,再造了一个时空交互的

生存共同体,重构了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结构。当代青年是日常活跃于虚拟空间、对数据资源有着普遍热切追求的"网络世代",其价值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字网络世界的多维影响。因此,集体主义教育必须深入互联网这一关键场域,利用数字技术拓新集体事务的呈现形式,将集体主义教育嵌入青年感兴趣的网络生活场景中去,推动青年从被动牵引走向主动参与,在互联网集体事务实践中增强青年对集体的感知。

第一,要创造性利用和转化青年数字交往的网络圈层效应。"圈层"往往使不同的群体之间呈现出内部联结共生与外部区隔分立的双重效应,巧妙利用和转化青年圈层化的网络面向,是数字化拓新集体事务的关键维度。一是要依据不同圈层人员特点精准化设计开展特定的集体事务活动。以青年在网络空间内的"趣缘"社群为切入点,根据不同圈层的组织架构、兴趣风格、目标追求精准化推出符合成员核心需求、驱动青年内在行动力的集体事务活动,通过定期定点的常态化圈层内部活动滴灌式渗透集体主义的精神理念。例如,将具有价值规导性的网络互动发布到微博"超话"的"每日签到"任务之中,将青年对特定圈层的兴趣热情转化为集体认同。二是要畅通不同圈层之间的对话交流渠道,引导青年消除盲目极化的群体偏见与交往壁垒,建立具有共同价值导向的信任体系,以小集体连接聚合大集体。例如,建立一个以"撕掉标签"为核心理念的文化公共广场,以不同圈层作品的平等对话、互鉴共赏营造友好和谐的集体氛围。

第二,以数字化赋新集体网络活动的表现形式。青年需要在具体的集体活动实践中确证对集体主义的行为认同。一是要推出互动式、责任制的集体网络活动。利用青年熟悉的数字平台、数字技术赋新集体活动的参与形式,在虚拟分工中突出对青年集体身份的引导与建构,开发云端合作的新责任机制,在责任实践中加大集体对青年的正向情感反馈,增强集体与青年互动回应的实时性、亲切感与指向性,引导青年体会到自我在集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集体在个人生命体验中的独特定位,从而感知集体的真实存在。二是要转变集体价值传递的垂直灌输路向。发挥朋辈效应在青年集体事务实践中的团结引领作用,把集体领导、价值传播的更多主动权释放给青年,创设尊重青年、信任青年的良好环境,吸引青年更加紧密地团结到集体事务的共同责任体中来,在广泛具体的参与实践中深化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2年5月11日。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 [3] 乌尔里希·贝克 等:《个体化》,李荣山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
- [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84、84页。
- [7] 罗国杰:《弘扬主旋律是素质教育的灵魂》,载《中国高等教育》,1999年第20期。
-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 [10] 中移智库:《空巢青年研究报告》, https://cmri.chinamobile.com/thinktank/origin/file/viewer?id=3789910&moduleType=7&subModuleType=72&pos=
- [11] 埃里希·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关 山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2页。
- [12] 陶庆梅:《当代青年的新个人主义——从〈哪吒之魔童降世〉谈起》,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
- [13] Michael Madary, Thomas K. Metzinger. Real Virtuality: A Code of Ethical Conduct. Recommendations for Good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the Consumers of VR—Technology, Frontiers in Robotics and AI, 2016(3).
- [14] 刘 伟 闫曼卿:《数字化赋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维度及创新路径》,载《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11期。
- [15] 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

(责任编辑:张 丹)